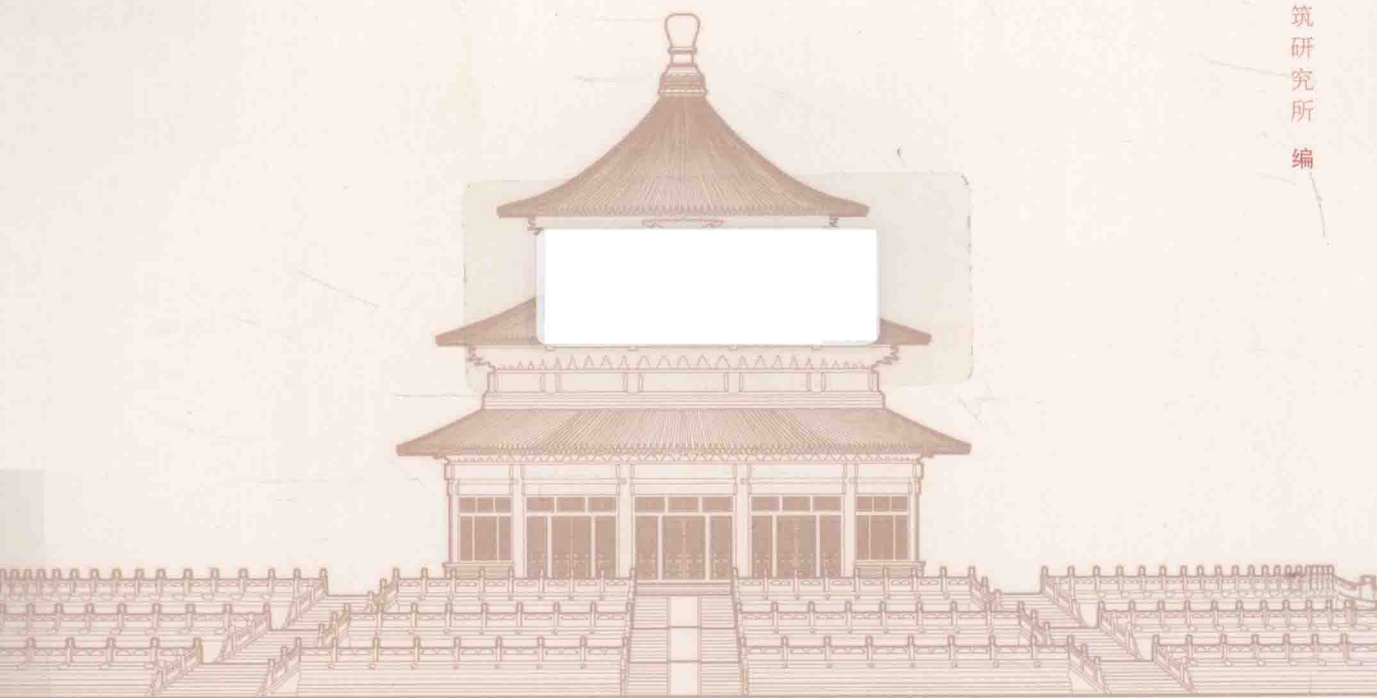


北京古建筑文化丛书

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编

坛庙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北京古建筑文化丛书

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编

坛庙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坛庙 / 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编. — 北京 : 北京
美术摄影出版社, 2014. 9

(北京古建文化丛书)

ISBN 978-7-80501-684-9

I. ①坛… II. ①北… III. ①祭祀—古建筑—建筑艺术—北京市②祠堂—古建筑—建筑艺术—北京市 IV.
①TU-092. 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76272号

北京古建文化丛书

坛庙

TAN MIAO



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 编

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 编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总发行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发 行 京版北美(北京)文化艺术传媒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9毫米×1194毫米 1/16
印 张 12.75
字 数 204千字
书 号 ISBN 978-7-80501-684-9
定 价 78.00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编委会

主 编 韩 扬

副主编 侯兆年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李卫伟 沈雨辰 侯兆年 韩 扬

执 笔 李卫伟 沈雨辰

摄 影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文晓 王玉伟 王建华 王洪坤 祁庆国

杜殿文 李卫伟 李仅录 邹 鑫 张纪平

张承志 张肇基 武裁军 徐子枫 梁玉贵

谭 克等

制 图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羽杨 刘 佳 刘 艳 孙海红 何志敏

张 涛 张纪平 张景阳 范 磊 周 颖

庞 湧 赵晋军 姜 玲 曹志国



总序

漫漫3000多年的建城史和悠悠800多年的建都史，留在北京这片土地上的的是3500多处文物古迹的记忆。从蜿蜒于崇山峻岭的长城到炊烟袅袅的村庄，从帝王施政与生活的宫殿、休憩娱乐的园林到身后归葬的陵墓，从祭天拜祖的皇家坛庙到晨钟暮鼓的宗教寺观，从气派的王侯府第到恬静的普通民居，从湮没于荆棘中的漫漶碑碣到高耸入云的巍巍宝塔，它们赋予北京这片土地的是深厚的文化积淀和底蕴。

近些年来，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文化遗产的保护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文物古迹的保护事业从广度和深度上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北京作为文物大市，大多数文物建筑都得到了有效的保护。为了更加充分地展示和传播这些珍贵遗产所包含的丰富文化内涵，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组织编写了《北京古建文化丛书》。

这是一套用文字、照片和图纸记录北京现存的优秀文物建筑的书籍，我们希望用这种方式永远地记录下这些承载着悠悠千年北京历史、见证着北京兴替、凝结着古人聪明才智的艺术瑰宝。

这套丛书从建筑的思维出发、以文物的角度审视、用艺术的眼光探索，旨在唤起读者对这些积淀着深厚传统文化、散发着无尽艺术魅力的文物建筑的热爱之情，以达到传承和弘扬我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目的。

这套丛书按照北京现存文物建筑的类型和风格分成十大类，每一大类成一卷，每卷都选取本类型最具典型性、代表性和特色性的文物建筑加以叙述，全面、系统地反映了北京文物建筑的整体面貌、类型特色和细部特点。

《北京古建文化丛书》总计100多万字、4000多幅照片和数百幅建筑墨线图，一方面是前人经验成果的延续，另一方面也是对我们多年来工作经验和成果的一种总结。

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



凡例

- 一 本书为《北京古建文化丛书》中的一卷，介绍了北京地区的坛庙建筑。
- 二 本书在北京现存的数十座坛庙建筑中精选出从明代到民国时期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十几座建筑实例收录书内。
- 三 本书采用文字、图纸和照片相结合的形式，全面、系统地展示、解读北京坛庙的建筑艺术特色和取得的成就，并以这种方式真实地记录了北京的古代坛庙建筑群。
- 四 本书内文包括北京坛庙概述、北京现存坛庙建筑实例。
- 五 坛庙建筑实例部分，根据奉祀对象的不同分为天地诸神坛庙和祠庙两大类，并按照先从高等级的皇家坛庙到低等级的名人祠庙，再以建筑年代从早到晚的原则排序。
- 六 2010年7月，北京市政府对首都功能核心区行政区划进行了调整，本书涉及的行政区域名称仍沿用调整前的行政区域名称。

北京的坛庙

坛庙建筑是人类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的一种体现。从新石器时代的浙江余杭反山和瑶山、内蒙古包头阿拉善、辽宁喀左东山嘴、辽宁建平牛河梁等地的祭坛，到周代的祭天建筑明堂和圜丘；从汉代成书的《周礼·考工记》中关于皇宫要建“左祖右社”的记载，到至今仍多数留存的明、清北京城著名的“九坛八庙”，坛庙建筑源远流长，形成了中国古代建筑中很有特色的一大类——坛庙建筑。

北京作为五朝古都，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政治、文化中心，“敬天法祖”思想深入社会各个阶层。因此，坛庙的建造和祭祀活动是古代国家礼仪和社会礼仪活动中极其重要的一项内容。从皇家的大型坛场到普通百姓的家祠，坛庙建筑遍及北京的大街小巷，使得北京的坛庙建筑无论从规模上还是数量上在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那一座座曾经神秘、神圣和肃穆的坛庙，为古都北京增添了无限的神韵。

北京的古代坛庙包含了从神到人的广阔内涵，建坛主要是为了供奉和祭祀自然之神和神化的人，如天地日月、山川河流、社稷、先农、先蚕、城隍等；而庙（即祠庙）则主要供奉和祭祀人，包括从帝王、先贤、功臣名将到平民的祖先。

北京的古代坛庙建筑极具特色。一方面，坛庙占地广阔、建筑等级高。如天坛占地面积相当于故宫面积的近四倍，先农坛（包括山川坛、太岁殿、神祇坛）面积也相当于故宫的一倍多，一般的家祠、宗祠也使用相较于民宅的板瓦更高等级的筒瓦屋面。另一方面，坛庙营造出了一个建筑类型丰富、色彩绚丽、意境深远的建筑世界。首先，建筑平面上有圆形、方形和方圆结合

形之分，建筑类型上有三重檐圆攒尖顶、庑殿顶、歇山顶、硬山顶、悬山顶、盪顶等，建筑色彩上仅屋顶的琉璃瓦就有蓝色、黑色、黄色、绿色，另外还有筒瓦（包括削割瓦）的灰色等。其次，坛庙的建筑内涵极其丰富，凝聚了古代各门类哲学和科学的结晶。

透过这些不同等级、不同类型、不同色彩的古坛神庙，反映出的
是古人丰富的思想和我国源远流长、一脉相承的历史文化。

一、北京坛庙建筑的历史

（一）商周至金代北京的坛庙建筑

北京自周初至战国末期，为诸侯国燕和蓟的都城。燕、蓟所建“沮泽”，是为坛庙雏形。

隋唐以降，至辽代，北京为辽陪都，被称为南京。据记载，辽太祖时“太宗（祖）幸幽州大悲阁，迁白衣观音像，建庙木叶山，尊为家神。于拜山仪过树之后，增‘诣菩萨堂仪’一节，然后拜神……兴宗先有事于菩萨堂及木叶山辽河神，然后行拜山仪，冠服、节文多所变更，后因以为常”^①。由此可知，辽代在辽太祖时就在北京建立了家神庙，而且以后逐渐形成制度化。辽还有祭天神、地祇的“拜山仪”，但没有建筑，只用树木象征朝班、神门等。另外，在“皇城内
有景宗圣宗御容殿二”，用以供奉辽景宗和圣宗的遗像、牌位。除此之外，有辽一代似未大规模兴建其他坛庙建筑。

辽亡金兴，金代统治者吸收了更多汉文化，仿照汉人建立坛庙，甚至在占领宋都城后直接把宋汴梁的许多礼器运回中都使用，并按照汉族典制编辑礼仪制度。“世宗既兴，复收向所迁宋故礼器以旋，乃命官参校唐宋典故沿革，开‘详定所’以议礼，设‘详校所’以审乐”^②。

金人本来有拜天的习俗，但仪式淳朴。金太宗继位后，首先是仿照汉人礼俗设位而祭，继而在金海陵王天德以后，开始有郊祀。至金大定、明昌年间中都郊祀制度齐备，城外设天、地、日、月四坛，分别位于南、北、东、西四方。天坛在丰宜门外，坛为圆形三层台，每层有12级台阶，周围有三重坛墙，每面坛墙开三座门。斋宫位于坛的东北部，神库、神厨位于坛的南部。坛和坛墙都用红土浆粉刷成红色。北郊的地坛又名方丘，在通玄门外，坛为方形三层台，每层台有四级台阶，方形坛墙三重，四面也各开三座门。日坛名朝日坛，又叫大明坛，在施仁门外之东南，各种制度和地坛相同。月坛名夕月坛，又叫夜明坛，在彰义门外之西北，制度也和地坛相同。每年冬至日在天坛合祀昊天上帝、皇地祇，夏至日在地坛祭地祇。《宸垣识略》称：“金中都郊天台在南城外，丰宜门者，金之南门，丰台疑即拜郊台，故曰丰台。”此说虽未被最终确认，但丰台的名称一直使用至今。

另外，金“大定七年七月，又奏建坛于中都。社为制，其外四周为垣，南向开一间神门。内又四周为垣，东西南北各开一神门，门三间，各列二十四戟。四隅连饰罍罍^③，无屋，于中稍南为坛位，令三方广阔，一级四陛。以五色土各饰其方，中央覆以黄土，其广五丈，高五尺。其主用白石，下广二尺，刻其上，形如钟，埋其半，坛南栽栗以表之。近西为稷坛，如社坛之制而无石主。四垣门各五间，两塾三门，门列十二戟。墻有角楼，楼之面皆随方色饰之。僕幔四楹，在北墻门西，北向。神厨在西墻门外，南向。廨在南围墙内，东西向。有望祭堂三楹在其北，下雨则于是堂望拜。堂之南北各为屋二楹，三献及司徒致斋幕次也。堂下南北相向有斋舍二十楹。外门止一间，不施鸱尾”^④。此段文字较详细地描述了金代社稷坛的面貌，社坛和稷坛各为一坛，均由两重坛墙构成，内坛墙开一门，外坛墙四面开门，坛上面覆盖五色土，而且稷坛四周矮墙上建有与各方位五色土颜色相

同的角楼。社稷坛内还有神厨、廨（官署之类的建筑）、拜殿、斋宫等建筑。

此外，金本来没有宗庙。天辅七年（1123年）九月，金太祖葬上京宫城之西南，每年定时祭拜。“自是诸京皆立庙，唯有京师者则曰太庙”。这时的金五京都立了宗庙，也有的利用辽的旧宗庙，太庙则专指金上京的太庙。那么金燕京（即今北京）作为当时的金五京之一也建立了宗庙之类的建筑。皇统九年（1149年）金海陵王完颜亮杀金熙宗完颜亶自立，改元天德，“海陵天德四年，有司言，燕京兴建太庙，复立原庙”^⑤。天德五年（1153年）海陵王完颜亮迁都燕京，改称中都，并改年号贞元。至贞祐二年（1214年）金宣宗迫于蒙古的强大军事威胁放弃中都，迁都南京（即北宋都城汴梁），并就原北宋太庙为本朝太庙。“贞祐二年，宣宗南迁，庙社诸祀并委中都，自抹捻尽忠弃城南奔，时谒之礼尽废，四年，礼官言：庙社国之大事，今主上驻蹕陪京，列圣神主已迁于此，宜重修太庙社稷，以奉岁时之祭。按中都庙制，自始祖至章宗凡十二室，而今庙室止十一，若增建恐难卒成，况时方多故，礼宜从变”^⑥。至此，中都太庙废止。除了建立太庙，金代还建立了原庙，安置皇帝画像及其生前所使用之物。

纵观金代坛庙，从坛庙体系到每个坛庙的建筑要素与明、清两代坛庙已经非常相似了。

（二）元代北京的坛庙建筑

元大德六年（1302年）合祭昊天上帝、皇地祇、五方帝于大都城南郊。至大德九年（1305年）因多天灾正式建坛专祀昊天上帝，坛三层，“每成高八尺一寸，以合乾之九九。上成纵广五丈，中成十丈，下成十五丈。四陛，陛十有二级。外设二壝，内壝去坛二十五步，外壝去内壝五十四步，壝各四门。坛设于丙巳之地，以就阳位”^⑦。此外坛内还设有燎坛、神庠、神厨、演乐堂、斋房、涤养牺牲所等附属建筑物，坛区占地20多公顷。

至元三十年（1293年）建立了社稷坛，社稷坛位于和义门内稍南，占地约三万平方米，社、稷二神分坛而祭，二坛并排而列同在一道墻墙内，社坛在东，稷坛在西。至于地坛、日坛、月坛等元代则没有建立。

至元十四年（1277年）诏建大都太庙，至元十七年（1280年）建成。太庙位于宫城东北齐化门内，庙制为前殿后寝，大殿七间，内分七室，仿照金代宗庙形制。庙外环以宫城，四角建有角楼，设南、东、西三神门，还建有井亭两座，南神门之外还建有一座门和一座棂星门。至治元年（1321年）太庙寝殿受灾，改原大殿为寝殿，在其前面另建大殿15间，同时城垣向南拓展，于殿南新建井亭两座，同时南部的角楼、南神门、东西神门、饌幕殿、省饌殿、献官殿、执事斋房、棂星门、斋班厅、雅乐库、神厨等建筑也一并南移。太庙牌位排列按照昭、穆的排列方式，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元代保留了其民族以右为上的传统，即按照右昭、左穆的排列顺序，元代熊梦祥《析津志》中载“其室以西为上，太祖居西夹室之东，为第一世。以下各序昭、穆，次第而东”^⑧，直到泰定元年（1324年）才按周礼传统以左尊为上，并按照昭、穆安排神主。

元代在大都还修建了孔庙，祭祀先贤孔子，其庙址明、清两代一直延续使用。

（三）明代北京坛庙格局的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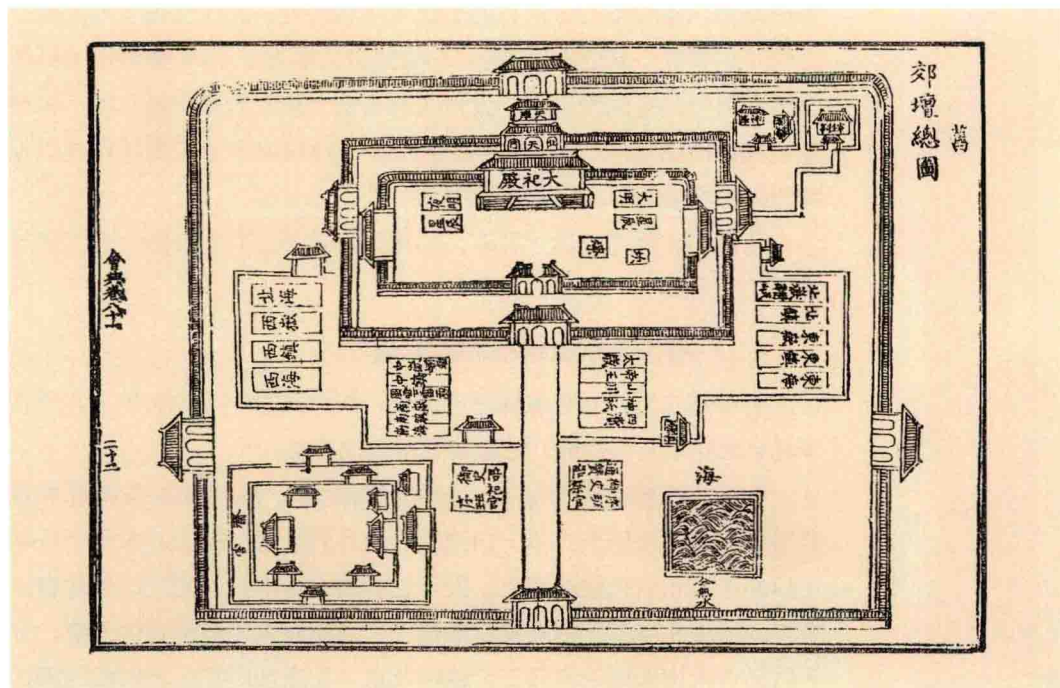
明朝建立后，非常重视礼乐制度。明洪武九年（1376年），便在今北京建立了文天祥祠，纪念和表彰这位英雄。

明成祖朱棣夺得皇位后，计划迁都北京。坛庙建设是新都的重要组成部分。永乐十五年（1417年）六月郊坛建设动工，永乐十八年（1420年）北京天地坛完工。同年，明成祖将都城由南京迁到北京。翌年成祖因北京郊社宗庙及宫殿建成，亲自到太庙祭祀列祖列宗，十天后又“大祀天地于南郊”。这时北京“凡庙社郊祀坛场宫殿门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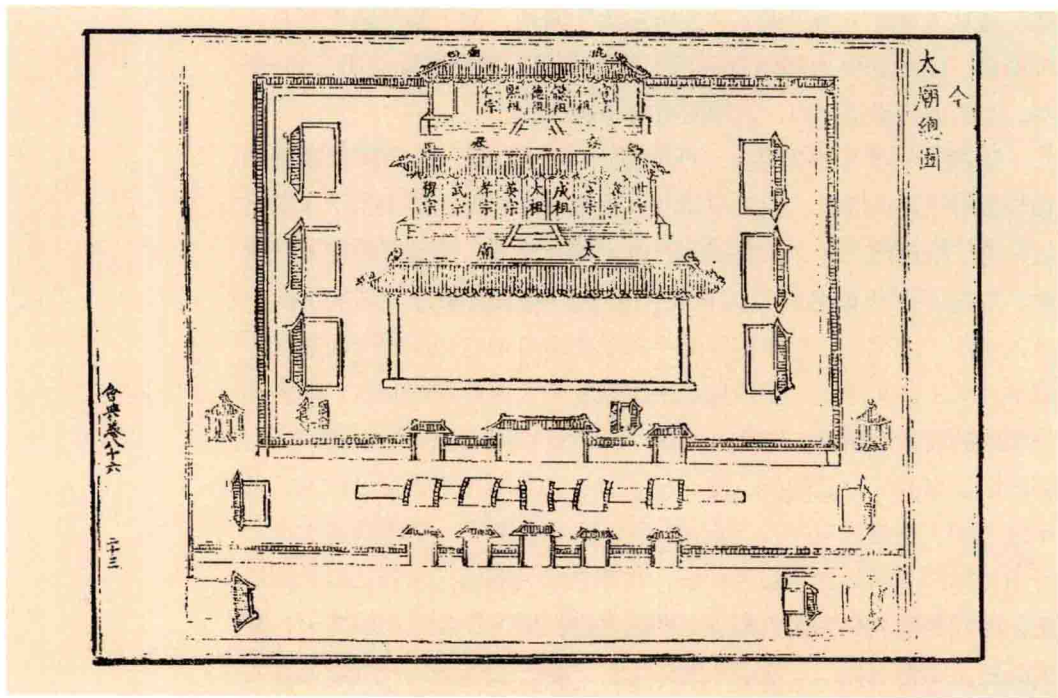
规制悉如南京，而高敞壮丽过之”^⑨。

“太社稷坛……永乐中建，坛如南京，在午门右。同坛同墻。坛二成，上成方五丈，次成方五丈三尺，高五尺，四出陛，用五色土随方筑之，墻垣四面开灵星门。垣之色亦各如其方”^⑩。又《春明梦余录》“社稷坛在阙之右……四面开棂星门，西门外西南建神库，库南为神厨，北门外为拜殿。外天门四座，西门外南为宰牲亭”。太庙位于皇城左侧，“太庙一座九间，左右两庑各十五间，庙门一座五间，左右门二座。有神库、神厨。寝庙一座九间，左右两庑各五间。祧庙一座九间，左右两庑各五间”^⑪。

“天地坛在正阳门之南左，缭以垣墙，周回十里，中为大祀殿，丹墀，东西四坛，以祀日月星辰。大祀门外，东西列二十坛，以祀



▲ 郊坛总图 [《大明会典》(旧)卷八十一]



▲ 太庙总图 [《大明会典》(今)卷八十六]

岳、镇、海、渎、山川、太岁、风、云、雷、雨、历代帝王、天下神祇。东坛末为具服殿，西南为斋宫，西南隅为神乐观、牺牲所”^②。值得提出的是这时的大祀殿是方形，面阔十一间，而不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祈年殿圆形的样子。“山川坛在天地坛之西，缭以垣墙，周回六里，以祀太岁、风、云、雷、雨、岳、镇、海、渎，东西二庑以祀山川、月将、城隍之神。左为旗纛庙，西南为先农坛，下皆藉田。先农坛建于太岁殿西南，为制一成，石包砖砌，方广四丈七尺，高四尺五寸，四出陛。西为瘞位，东为斋宫、銮驾库，东北为神仓，东南为具服殿。殿前为观耕台，台南为藉田，护坛地六百亩”^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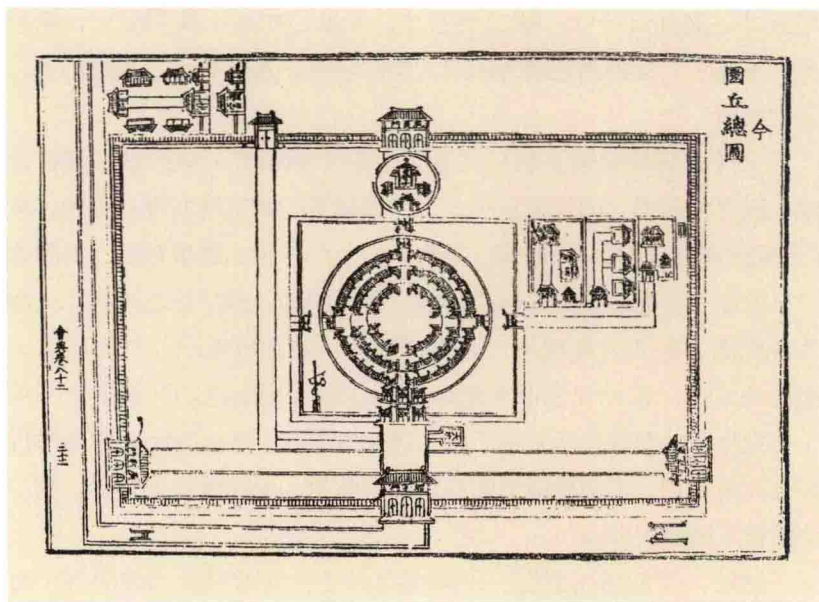
明成祖期间仿照南京的坛庙建成北京坛庙的格局，即太庙与社

稷坛遵从《周礼·考工记》“左祖右社”原则，位于紫禁城南左右；天地坛、山川坛作为郊坛分列正阳门外左右。这种格局沿用了160多年，至明世宗嘉靖年间，这种坛庙格局被打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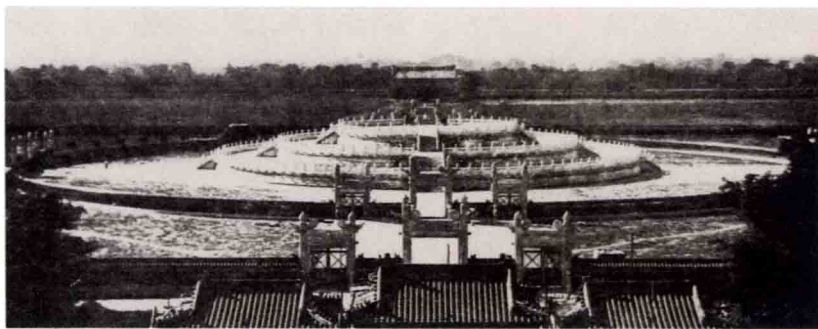
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明武宗崩，无嗣，经内阁首辅杨廷和与慈寿皇太后商定，由朱厚熜继承大统。朱厚熜由藩王世子入继皇位，为了给自己正名，欲将其父兴献王尊为皇考，遭到群臣的激烈反对，引起了明代有名的“大礼仪”之争。但嘉靖皇帝以高压手段平息，而与“大礼仪”之争相伴而生的是嘉靖皇帝对祀典的全面更定。嘉靖九年（1530年），嘉靖皇帝决定恢复明太祖初期的制度，即天地分祭的制度，于城南、城北、城东、城西分别建造圜丘坛、方泽坛、朝日坛、夕月坛，分祀天、地、日、月。“嘉靖九年更定分祀仪，是年既（即）分建四郊”^④。圜丘坛于当年十月建成，嘉靖皇帝于十一月谕礼部：“南郊之东坛名天坛，北郊之坛名地坛，东郊之坛名朝日坛，西郊之坛名夕月坛，南郊之西坛名神祇坛（在今先农坛内），著载会要，勿得混称。”建成后的郊坛：“圜丘三成坛，一成面径五丈九尺。二成面径九丈，高八尺一寸。三成面径十二丈，高八尺一寸。



▲ 观耕台



▲ 圓丘坛总图 [《大明会典》(今)卷八十二]



▲ 圓丘坛旧影

各成面砖用一九七五阳数及周围栏板柱子皆青色琉璃。四出陛，各九级，白石为之。内墙圆墙九十七丈七尺五寸。高八尺一寸，厚二尺七寸五分。灵星石门六，正南三，东西北各一。外墙方墙一百四十丈八

尺五寸，高九尺一寸。厚二尺七寸。灵星门如前（高用周尺，余今尺，下同）。又外围方墙为门四，南曰昭亨，东曰泰元，西曰广利，北曰成贞”^⑤。

又《春明梦余录》载：“嘉靖九年（1530年）从给事中夏言之议，遂于大祀殿之南建圜丘……”“外棂星门南门外左设具服台，东门外建神库、神厨、祭器库、宰牲亭。北门外正北建泰神殿，后改为‘皇穹宇’，藏上帝、太祖之神版，翼以两庑，藏从祀之神牌。又西为銮驾库，又西为牺牲所，北为神乐观。北曰成贞门，外为斋宫，迤西为坛门。坛稍北有旧天地坛在焉，即大祀殿也。”嘉靖十一年（1532年），在圜丘坛外泰元门东建起崇霄坛，为孟夏时节皇帝举行祈雨大典之用，但自建成后即荒疏而未常用，而在圜丘上举行，到了清代乾隆朝将之拆除。

地坛，“方泽二成坛，一成面方六丈，高六尺。二成面方十丈六寸，高六尺。各成面砖用六八阴数。皆黄色琉璃，青白石包砌。四出陛，各八级，周围水渠一道，长四十九丈四尺四寸，深八尺六寸，阔六尺。内墙方墙二十七丈二尺，高六尺，厚二尺。灵星门六，正北三，东西南各一。外墙方墙四十二丈，高八尺，厚二尺四寸，灵星门如前。又外围方墙二重。内重北门三，东西南门各一。最外，惟西向三门，又西有石坊曰太折街”^⑥。又《春明梦余录》载：“地坛，在安定门外之北，缭以垣墙……南门外为皇祇室，藏神版……外棂星门四，西门外迤西为神库、神厨、宰牲亭、祭器库，北门外西北为斋宫。又建四天门，西门外为銮驾库、遣官房；南为陪祀官房，又外为坛门，又外为泰折街牌坊。护坛地一千四百七十六亩。”

日坛，“朝日坛，在朝阳门外，坛方广五丈，高五尺九寸。坛面砖青色琉璃。四出陛，九级。圆墙七十五丈，高八尺一寸，厚二尺三寸，灵星门六。正西三，南东北各一。外围墙前方后圆，西、北各三门，墙之西北有石坊，曰礼神街”^⑦。又《春明梦余录》载：“朝

日坛……棂星门西门外为燎炉、瘞池，西南为具服殿，东北为神库、神厨、宰牲亭、灯库、钟楼，北为遣官房，外为天门二座。外为礼神坊，西天门外迤南为陪祀斋、宿房五十四间，护坛地一百亩。”

月坛，“夕月坛，在阜成门外。坛方广四丈，高四尺六寸，坛面砖白色琉璃。四出陛，六级。方壝墙二十四丈，高八尺，厚二尺二寸八分。灵星门六，正东三，南北西各一。外围方墙东、北各三门。墙之东北有石坊，亦曰礼神街”^⑧。又《春明梦余录》载：“夕月坛……东门外为瘞池，东北为具服殿，南门外为神库，西南为宰牲亭、神厨、祭器库，北门外为钟楼、遣官房，外天门二座，东天门外北为礼神坊。护坛地三十亩。”

嘉靖九年（1530年），按照阴阳学说，与皇帝亲耕的藉田相对，在安定门外建造了皇后行恭蚕典礼的先蚕坛。坛方形，边长二丈六尺，垒二级，高二尺六寸，四出陛，都用阴数。东、西、北三面种植桑柘树，并有蚕官令署、銮驾库、织室等建筑。

此外还在山川坛内建造了天神地祇坛。“神祇坛……永乐中北京山川坛成，嘉靖十一年（1532年）即其地为天神地祇坛。神坛方广五丈，高四尺五十五分，四出陛，各九级，壝墙方二十四丈，高五尺五寸，厚二尺五寸，灵星门六，正南三，东西北各一。内设云形青白石



▲ 先蚕坛坛门